



大明乌纱

Da Ming Wu Sha

壹

西风紧



大明乌纱

大明乌纱

Da Ming Wu Sha

壹 西风紧



## | 鼎力推荐 |

这个时代，我们总说要学会思考，思考的奥秘就如这本书中张问的人生一般，其实对国、对民、对自己，所有的奥秘和奇妙，都源自于我们的无知。有这般胸怀，才能经历起“人生”这两个字吧。

——著名主持人 汪涵



很多东西往往越是想得到越得不到，权力、欲望、爱情，人生就是一场戏，风风火火后才能不朽。如果你有同感，你也可以读读这本书，让自己安静下来。

——纪源资本合伙人 符绩勋



这本书的主角张问出身明末底层文官，人物性格突出。情节上另辟蹊径，人性描写颇具特色，加上作者细腻写实的文笔，情绪代入感很强，读之时时时令人惊叹。

——知名作家 月关



小说对于气氛的营造简直无懈可击……除了心理描写，还有环境描写。写战场上的千军万马，以及个人在战场中的无力、渺小、茫然，写得酣畅淋漓。

——银河酷娱创始人 CEO 李炜

正传和野史相结合，亦庄亦谐，智谋与政治相交错，恢弘大气。权力斗争与个人爱恨相交织，荡气回肠。形容为明史版的《纸牌屋》毫不过分。

——知名作家（《余罪》作者）常书欣



这本书大家一定要看一下，尤其在一些关键情节，文风相当凝重而深邃。作者对人性的思考，对权力的思考，对社会的思考，对爱情的思考，可以说是相当深刻而打动人心的。

——清科集团创始人 倪正东



西风紧的书，对人物刻画生动无比，形象跃然纸上，文字洗练，情节跌宕起伏，令人不忍释卷。

——知名作家 卷土

# 目录

## CONTENTS

### 第一卷

段 一·廷杖· · 003
段 二·卖笑· · 008
段 三·刺客· · 013
段 四·笛姑· · 018
段 五·上虞· · 021
段 六·犬犬· · 026
段 七·风月· · 032
段 八·寒烟· · 038
段 九·比较· · 041
段 十·沈家· · 046
段十一·幽夜· · 050
段十二·敲诈· · 054
段十三·先子· · 057
段十四·夜行· · 062
段十五·客栈· · 067
段十六·突袭· · 071

段十七·牵连· · 076
段十八·传信· · 081
段十九·税使· · 084
段二十·民愤· · 090
段二一·乱局· · 093
段二二·逼问· · 098
段二三·忠贤· · 102
段二四·鬼火· · 105
段二五·意外· · 109
段二六·仗义· · 114
段二七·沿江· · 119
段二八·曹娥· · 123
段二九·张媯· · 127
段三十·祝庄· · 132
段三一·听雨· · 135

## 第二卷

- 段 一·形胜· ·139  
段 二·开中· ·144  
段 三·湖畔· ·149  
段 四·煮酒· ·153  
段 五·佯醉· ·157  
段 六·增印· ·162  
段 七·公文· ·167  
段 八·五味· ·172  
段 九·乡饮· ·177  
段 十·扁舟· ·182  
段十一·富阳· ·186  
段十二·刘铤· ·190

- 段十三·叱咤· ·195  
段十四·灭口· ·199  
段十五·大树· ·204  
段十六·碧瑶· ·208  
段十七·红纸· ·212  
段十八·世子· ·216  
段十九·长生· ·220  
段二十·死敌· ·225  
段二一·秘道· ·230  
段二二·御气· ·236  
段二三·覆灭· ·244  
段二四·红丸· ·251

## 第三卷

- 段 一·机遇· ·261  
段 二·门生· ·268

- 段三·分庭· ·275  
段四·雀争· ·283

段 五·姊妹· · 291  
段 六·笼鸟· · 296  
段 七·出关· · 304  
段 八·应泰· · 311  
段 九·南城· · 318  
段 十·玉莲· · 324  
段十一·诱敌· · 331  
段十二·放火· · 335  
段十三·残兵· · 338

段十四·丛林· · 344  
段十五·白杆· · 347  
段十六·大风· · 353  
段十七·巷战· · 360  
段十八·敌酋· · 365  
段十九·理由· · 373  
段二十·听书· · 379  
段二一·蜡梅· · 385

## 第四卷

段 一·回首· · 391  
段 二·反思· · 395  
段 三·回京· · 399  
段 四·灯会· · 406  
段 五·客氏· · 411  
段 六·目的· · 416  
段 七·花灯· · 421

段 八·准备· · 427  
段 九·厨娘· · 433  
段 十·阉党· · 440  
段十一·烽火· · 447  
段十二·总督· · 455  
段十三·出行· · 460  
段十四·菜市· · 465

段十五·报仇· · 470  
段十六·玄衣· · 477  
段十七·规划· · 482  
段十八·杭州· · 487  
段十九·千金· · 495  
段二十·捧月· · 503  
段二一·预谋· · 510  
段二二·血战· · 517  
段二三·借刀· · 525  
段二四·阻拦· · 531  
段二五·棋馆· · 534  
段二六·天堂· · 540  
段二七·公子· · 545  
段二八·叶枫· · 553  
段二九·温州· · 561  
段三十·小心· · 569  
段三一·校场· · 577  
段三二·进攻· · 585  
段三三·铙声· · 593  
段三四·活着· · 601

段三五·开门· · 607  
段三六·心动· · 614  
段三七·难耐· · 622  
段三八·情意· · 627  
段三九·营地· · 633  
段四十·圣姑· · 636  
段四一·合作· · 642  
段四二·冷热· · 646  
段四三·神教· · 650  
段四四·远报· · 658  
段四五·整军· · 666  
段四六·山地· · 674  
段四七·血雨· · 682  
段四八·话别· · 689  
段四九·招安· · 694  
段五十·审案· · 698  
段五一·联姻· · 704  
段五二·强迫· · 712  
段五三·大定· · 718



## 第五卷

段 一·捷报· · 725  
段 二·莺燕· · 732  
段 三·玉瑕· · 737  
段 四·倒魏· · 741  
段 五·米价· · 747  
段 六·客人· · 756  
段 七·一叶· · 764  
段 八·雨声· · 772  
段 九·铁链· · 779  
段 十·东厂· · 785  
段十一·逼供· · 792  
段十二·便宜· · 798  
段十三·怀柔· · 805  
段十四·欢心· · 812  
段十五·名妓· · 819  
段十六·薄名· · 827  
段十七·买卖· · 833  
段十八·入侵· · 840

段十九·左安· · 848  
段二十·督战· · 856  
段二一·大刀· · 864  
段二二·入城· · 872  
段二三·效死· · 880  
段二四·登高· · 888  
段二五·禁城· · 895  
段二六·需要· · 902  
段二七·奶娘· · 909  
段二八·西苑· · 914  
段二九·腐败· · 922  
段三十·无语· · 930  
段三一·规则· · 938  
段三二·烟花· · 946

	第一卷	
--	-----	--



## | 段 一 |

## 。廷杖。

008

大明万历四十五年八月，禁城的午门，重檐庑殿顶上的琉璃瓦在烈日的暴晒下直要冒出青烟来。空气中连一丝风也没有，整个天地就像一个大火炉。到现在，已经有三个多月没有下过一滴雨了。

砖地上，正站着一群身穿青色官袍的东林派系官员。左边还有一排太监，右边是配着绣春刀的锦衣卫，后边站着许多穿短裤拿木棍的狱吏。

张问，姓张名问，字亮节，表昌言，弱冠之年，现时肚皮上的补子是鸚鵡，穿的是青袍，周围的年轻言官衣服颜色都是青色，他混在这里面感觉很安全。

这时一个身穿蟒袍头戴刚叉帽的太监从甬道走了出来，走到北边的墩台下面，冷冷地扫视了一遍面前的官员。过了一会，太监又抬起头，用手掌遮在额头上，眯着眼睛看了一眼当空的太阳，摸出一块手帕擦了一下没有胡须的松下巴。

周围没有风，也没有声音，年轻的官员们看着太监做着那些琐碎的动作，表情莫名变得紧张。

蟒袍太监踱了几步，终于走到最前面的一个官员面前，尖声问道：“韩况，咱家再问你一遍，这天儿为什么不下雨？”

韩况国字脸，一脸正气，扬了扬头说道：“矿监税使横行，民不聊生；小人霸占庙堂，勾结权贵，乘京察之机，驱逐中正。上干天怒，降旱警示……”

“哼！”蟒袍太监面有怒色，看着韩况道，“是谁教你这么说的？是

谁指示你们来的？”

韩况板着脸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“我是大明的官员，说自己的话，尽自己本分，用得着人教！？”

韩况昂首挺胸大义凛然，笔直地站立，一身浩然正气，连张问都觉得他的身影高大起来，甚至，差点被他的正直感动。如果不知道韩况的底细的话。

“好、好。”蟒袍太监又摸出手帕轻轻揩着下巴，“……廷杖吧。”

狱吏立刻扑上来，将韩况摁倒在地，扒了官袍，用麻绳绑住双手，高举朱漆木杖开始杖刑。

韩况咬着牙没喊出声，可远处的张问倒吸了一口寒气。他十八岁中进士，为的是有朝一日能给为李氏子弟所害的表妹小绾讨回公道。可做了官才发现这李氏一族可不仅仅是大商贾，其势力也远超张问所想。张问认为李氏等几个家族或与许多朝廷官员存在利益关系，又或者这些家族本就有子弟在朝为官，上通朝臣，下边又有地方商贾依附。而那些商贾地主之间又各自牵连，盘根错节，树大根深，这整个利益网以他现在的位置还看不通透。

可至少，眼前这个一身正气的韩况，张问能够确认，就是和那些人是一伙的。这次午门死谏就是韩况带的头，因为重税危害了商贾们的利益，恰逢天旱，他们正好借天说话，声讨税使。

这两边一边故作正直清高，一边故作大公无私，张问却清楚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可他依旧什么都不是。他可以就在今天，就这么死在这廷杖之下，也终究是死于无名，换不得俗世甚至后世会给韩况挂起的“傲骨”“忠贤”的匾额。在这一刻张问明白自己是太幼稚了。为了复仇而从仕，结果不仅低估了仇人，还让仇人李氏有了戒心。

“二祖宗当心，可别踩着脏东西。”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打断了张问的思绪。

蟒袍太监用手帕捂住嘴咳嗽了两声，走了过来，旁边拿着拂尘的小太

监急忙扶住蟒袍太监。

蟒袍太监说道：“张问……”

只说了两个字，张问一下就瘫倒在地上，脸色苍白，手脚发颤。

蟒袍太监忍不住笑了：“咱家又没说要打你，你就能吓成这样……”

张问一脸惊恐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“你回家去吧，跟着他们瞎起哄干什么？想升官也不是这么个法子。”

蟒袍太监冷笑着说。

旁边的官员怒气冲冲地骂道：“没出息的东西！”“贪生怕死！现世宝！”

张问战战兢兢从地上爬了起来，低着头，在恶毒的咒骂中离开午门，刚走没几步，就摔了一跤，摔了个四仰八叉。众太监等人终于忍不住，爆出一阵哄笑。

他急忙狼狈地爬了起来，一阵疾走，顺着端门、承天门出了紫禁城。城门外面，几个人正在给刚才被打的韩况灌尿，据说灌尿就能让被廷杖后的人醒过来。

一个小伙子见着张问，屁颠屁颠地奔了过来，“扑通”一声趴到地上，哭诉道：“东家，您可出来了，小的找了郎中，还有童子尿……东家，他们没打您么？”

张问径直上了轿子，免得被这帮下人闻出异味，身后又是一阵哄笑。

“赶紧的，抬我回去。”

这个跟班叫来福，是李氏的人，张问正是因为偶然得知了来福的底细，才确定李氏对自己起了戒心。

“起轿！”前边的轿夫一声吆喝，四个人四平八稳地抬起轿子。

张问坐在轿子里，闭上眼睛，脑中又出现了那些带着嘲弄轻蔑表情的脸……

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他很快就会被下放到地方去做知县或县丞之类的小官，东林党的大佬们自然不会再让他占着朝廷言官的位置，一个道德败

坏的理由，他就可以卷铺盖滚蛋。这样一来，就可以从这趟浑水里出去了。

李氏的人会不会因此把自己从隐患名单里消去？张问摇摇头，觉得还完全不够。

过了一会，他撩开轿帘，看了一眼外面的情景，街面上十分繁华，白墙青瓦，青石地面，雕梁画栋，庭院深深，又有各种摆摊卖小吃、饰品、衣服、蔬菜的，热闹非凡。

这太平热闹的景象，让他的心情仿佛也跟着愉快起来。

轿子转进青石胡同，走到家门口，管家曹安已等在外面，低声问来福：“少爷伤势如何？”

来福的声音道：“幸亏他们没打着东家。”

曹安疑惑的声音：“哦……”

曹安是张问的先父留下来的老奴。

张问从轿子里走出来，一句话不说，直接进了院门。

“有劳大伙了，拿去喝碗茶。”曹安摸出铜钱。

其中一个轿夫接了铜钱，说道：“好嘞，以后有买卖，东家叫人到胡同口子上言语一声就成。”

这些轿夫都不是张问的人，养不起，张问平日去衙门都是走路。他这些年读书，然后做了个无权无势的京官，坐吃山空，将家里的财产败个精光。

现在家里一共就四个人，张问和他的后娘吴氏，一个跟班，一个老奴。走进门，二进的四合院显得有些空旷，一派家道中落的景象。

后娘吴氏正欣喜地看着张问：“快从这火上跨过去，去去晦气。”

吴氏穿着一身旧襦裙，瓜子脸，下巴尖尖的。她现在也才二十几岁，来到张家的时候还是个小女孩。听说那年吴氏的家乡大旱，爆发饥荒，百姓易子而食，邻家正要煮她的时候，张问父亲的一个朋友路过，就用一斗米换了她。

现在张家就剩张问一个男丁，吴氏不由得十分紧张，生怕张问有个三长两短，失去了依靠。这会儿见着张问没事，自己走进来，吴氏喜形于色，

催他拿柚子洗洗，祛晦气，又说晚上有炖肉吃。

边上站着的来福顿时就喜笑颜开。曹安笑道：“小鬼，看把你乐的，还不快去劈柴？不然可没你的份。”

“哎！”来福屁颠屁颠地向柴房走去，他看起来是个多么天真多么容易满足的小厮。

吴氏转身走进厨房，这时曹安低声道：“今儿上午来福买柴出去的时候，去了沈家的钱庄。”

“沈家……”

曹安提醒道：“绍兴府。”

张问马上确认了以前的猜测，就算没有今天这件事，他同样也会被贬出京师。

毕竟言官被杀影响较大，先贬出去，贬到他们的地盘，在浙江杀个把人，和捏死一只蚂蚁差不多。

今天在午门，张问好歹撑到了最后。张问希望，他们不会急着杀一个如此懦弱的人……毕竟一个进士当众失禁不容易，主动放弃皇帝都不杀言官的护身符更不容易。



| 段 二 |

。卖笑。

008

张问坐在窗前，看着窗台发呆。很久以前那里放着一盆蜡梅。

她说：好美啊！

张问有时候觉得自己很快就能见到小绾了，不是那个拿着抹布，轻盈地穿梭在书房里，一面收拾一面贬损文人邈邈的她，也不是那个听他吟诵《上邪》，就会娇羞地抽回手，嚶嚶作笑的她，而是那个被李氏歹人害了，不甘受辱，含恨孤绝而去的她。尽管他不想看着那双星目被悲绝的眼泪占据。

死亡是一种气息，无所不在，闭起眼睛都能感觉到它萦绕不散，像一团烟，看着你，越缠越紧，像一条蛇，而杀气则是你的念想，要活下去的念想，是一把刀，任你去将死亡劈开，即便知晓那片不断弥散的猩红会在你眼里、心头留下隽永的印记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一阵冷风灌进屋子，蜡烛灭了，张问浑身一冷，急忙站了起来，四处寻找，急道：“小绾？”

窗外，已是血红色的黎明，还飘起了久违的雨。可除了这个空荡荡的房间，张问什么也没留住。

一股悲愤涌上胸口，张问冲出房间，仰头大张着嘴，却喊不出半点声响。雨点落到唇边，他伸出舌头一舔，原来和自己的心一样苦。

“我还不能死！”

杀气是你的念想，要活下去的念想。